



張伯駒集

上



西晉陸機平復帖余初見於湖北賑災書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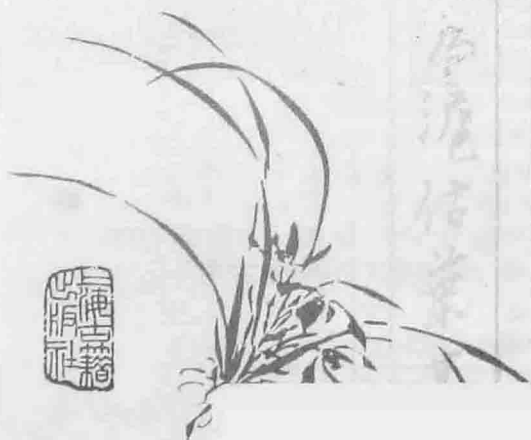
張伯駒集

保社主人張伯駒著

久之唐正清中石印於上海



年訂藏韓幹照夜白卷卷尾流傳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張伯駒集 / 張伯駒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325-7311-0

I. ①張… II. ①張… III. ①張伯駒(1898~1982)
—文集 IV. ①Z429.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44056 號

本書由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圖書出版專項基金資助出版

責任編輯: 祝伊湄

裝幀設計: 嚴克勤

張伯駒集

(全二冊)

張伯駒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江蘇金壇古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21.875 插頁 9 字數 564,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100

ISBN 978-7-5325-7311-0

G·591 定價: 6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張伯駒像
(攝於20世紀3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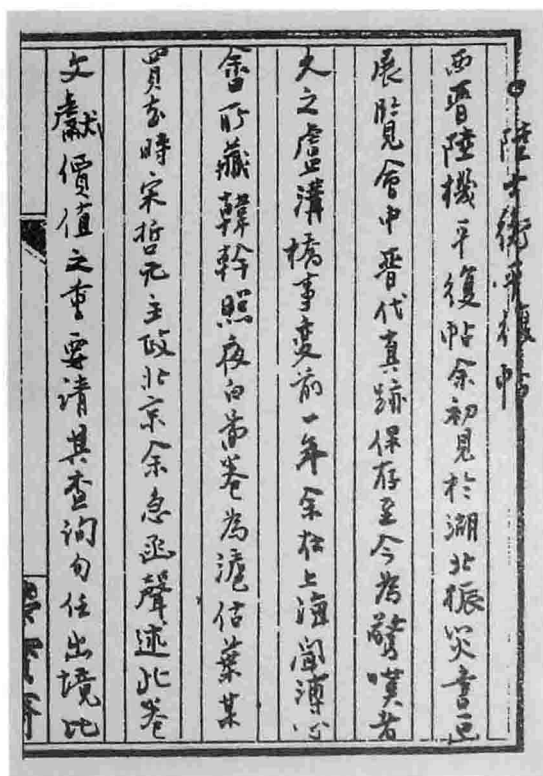
張伯駒在京劇《陽平關》中飾黃忠（195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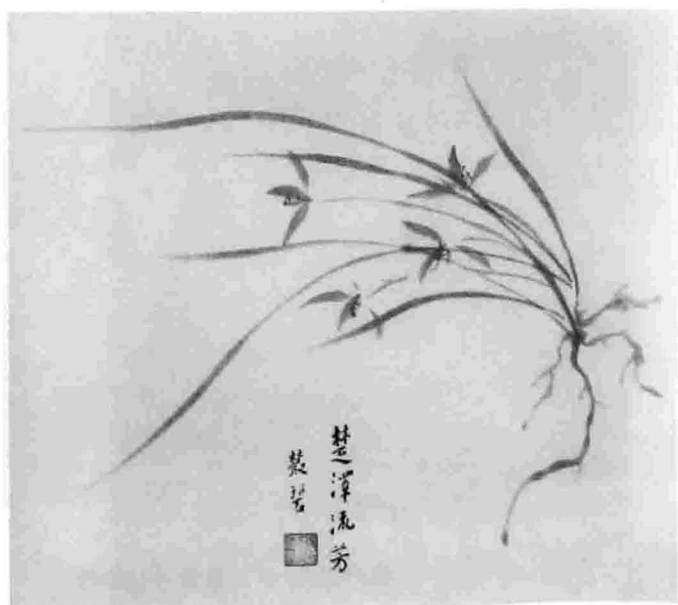
稊園詩社承澤園重三禊集，前排左二為張伯駒（1951年）



張伯駒與夫人潘素（197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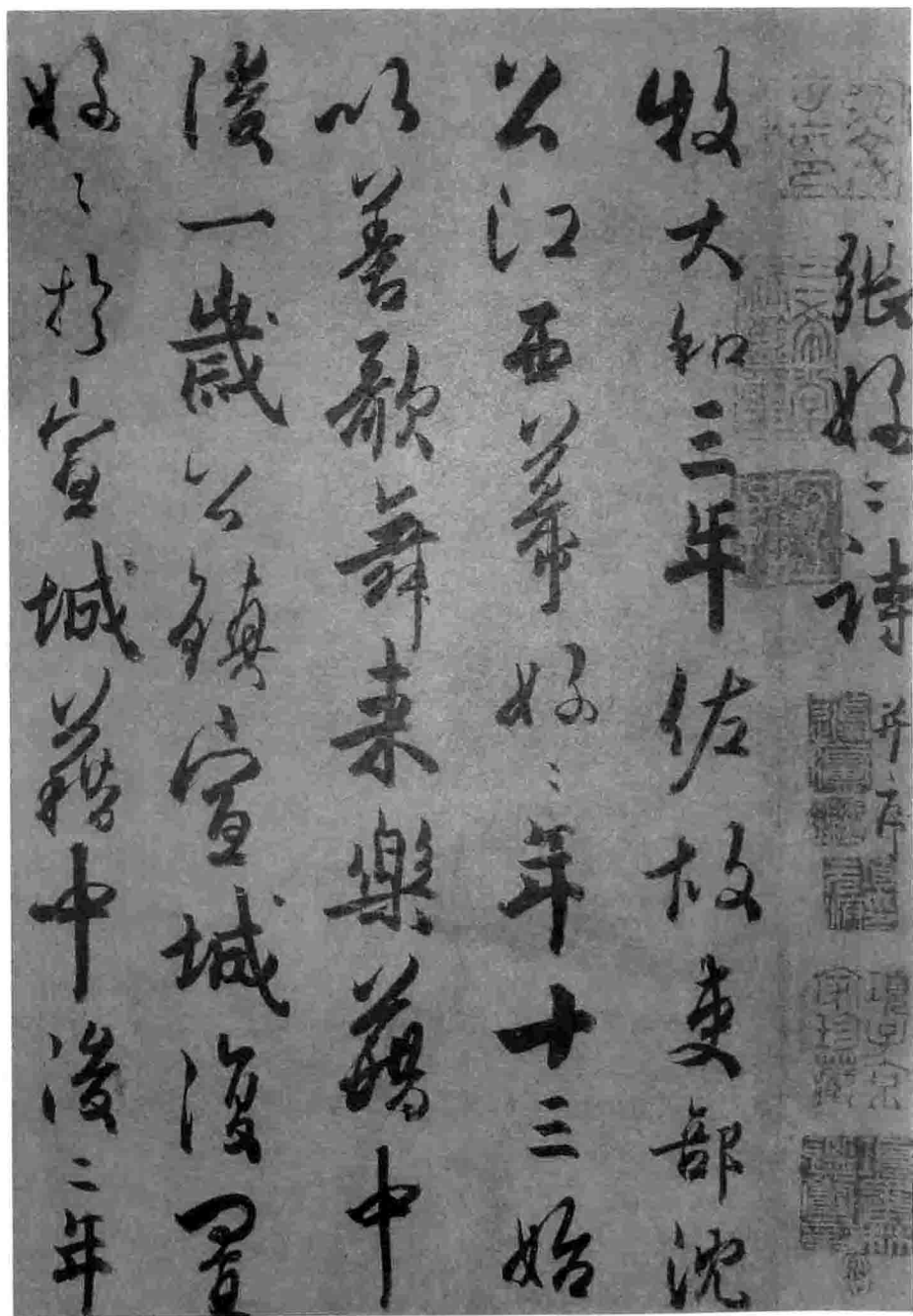
張伯駒手迹



張伯駒所繪蘭花



〔隋〕展子虔《游春圖》（局部）
（現藏故宮博物院，張伯駒捐獻藏品之一）



〔唐〕杜牧《張好好詩》卷（局部）

（現藏故宮博物院，張伯駒捐獻藏品之一）

出版說明

張伯駒(1898—1982)，號叢碧，別署春游主人、好好先生，1898年2月12日生於河南項城的官宦世家，本名家騏。本生父張錦芳，曾任清度支部郎中。張伯駒六歲時過繼給伯父張鎮芳，改名伯駒，即隨父去天津入塾讀書。幼年時聰慧過人，九歲能詩，被稱為“神童”。此一時期開始接觸京劇，並產生了持續一生的濃厚興趣。張鎮芳曾署直隸總督兼任鹽業銀行董事長，又與袁世凱有姻親，是以張伯駒十八歲時得考入袁世凱舉辦的中央陸軍混成模範團學習，二十歲畢業，即任安武軍全軍營務處提調，二十八歲時退出軍界，任鹽業銀行經理兼總稽核。三十歲時得到平生第一件藏品——康熙御筆“叢碧山房”橫幅(因自號“叢碧”)，從此便一發不可收，傾其心血致力於收藏，被啓功譽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民間收藏第一人”。此一時期開始向余叔岩學京劇，並傾力填詞，後來在這兩個領域都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與袁世凱二公子克文交好，又與張學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稱為“民國四公子”。解放後歷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國家文物局鑒定委員會委員，吉林省博物館副研究員、副館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等。1956年後把自己傾盡心血和財力珍藏的包括晉陸機《平復帖》，唐李白《上陽臺》帖、杜牧《張好好詩》卷，宋范仲淹《道服贊》卷、黃庭堅草書卷等國寶，陸續無償捐獻給國家，實現了“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的收藏理想。張伯駒是位集收藏鑒賞家、書畫家、詞人和京劇藝術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今適值張伯駒先生115周年誕辰之際，經其女張傳綵女士和女婿樓宇棟先生授權，我社將其作品結集成《張伯駒集》出版，以資紀念。

此次結集收錄了張伯駒現存的全部作品，共八種：《紅氍紀夢詩

注》、《續洪憲紀事詩補注》、《叢碧詞定稿》(包括《叢碧詞》、《春游詞》、《秦游詞》、《霧中詞》、《無名詞》、《續斷詞》)、《叢碧詞話》、《素月樓聯語》、《春游瑣談》、《叢碧書畫錄》、《亂彈音韻輯要》。其中《素月樓聯語》我社曾出過單行本，《續洪憲紀事詩補注》曾收入我社出版的《洪憲紀事詩三種》，另外幾種作品亦曾經出版，此次結集即以諸通行本作為底本。唯《亂彈音韻輯要》雖曾在 20 世紀 60 年代被改為《京劇音韻》出版過，然此次仍以最初在《戲劇叢刊》第二期、第三期上連載者為底本並施以標點。《叢碧詞定稿》以文物出版社 2008 年版《張伯駒詞集》為底本，其中標點係樓宇棟、樓宇烈所加。諸作品非成於一時一地，內容上雖偶有重複之處，亦均保持原貌，不作改動。《紅氍紀夢詩注》、《續洪憲紀事詩補注》兩種收詩衆多，為便於讀者查閱，收入本書時每首前加了編號。書中顯誤徑改，存疑處則出頁下注。此次結集儘管做了大量校訂、刊誤工作，但是有些底本之誤，無可查證，只好一仍其舊。其他疏失之處亦是難免，還望高明不吝賜教，以便再版時改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 8 月

塵劫難移愛國志

——淚憶岳父張伯駒^①

(代序)

樓宇棟

已往人們每每愛用“九歲能詩，人稱神童”、“與清季鎮國將軍溥侗、袁世凱次子袁寒雲、張學良交誼甚厚，併稱四大公子”等辭來贊譽我岳父，其實他的一生何盡於此。倒是國畫大師劉海粟先生在憶及我岳父一生成就時有過一段肺腑之言，發人深思。他說：“叢碧詞兄是當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從他廣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條河流，那便是書畫鑒藏、詩詞、戲曲和書法。四種姊妹藝術互相溝通，又各具性格。堪稱京華老名士，藝苑真學人。”在我與岳父共同生活的三十餘年中，完全領悟到海老所言之中肯。

我岳父出身在大官僚家庭中，曾在天津新學書院讀過書，十九歲入袁世凱兼團長的中央陸軍混成模範團騎科，畢業不久即任安武軍全軍營務處提調（當時安徽督軍為倪嗣冲）。後又在曹錕、張作霖、吳佩孚部下任職，廁身於官場。但他十分不滿軍閥那套腐敗生活，更看不慣上層人物那種在洋人面前奴顏婢膝，對老百姓却敲骨吸髓，彼此之間又爾虞我詐的虛偽行徑，一日都不願同此輩小人廝混在一起，決心離開舊軍隊，辭去一切挂名差事。誰知家庭裏又作主將他在自己

^① 本文原係樓宇棟 1987 年為紀念張伯駒逝世 5 周年而作，此次徵得樓先生同意，收入本書，以代序。

父親首創的北方第一家商業銀行——鹽業銀行中挂了個常務董事之名。我岳父對商人的斤斤計較、毛票換大洋的事更無興趣。他最怕名繮利鎖。他最大的志趣在於祖國的文學藝術。他雖挂了個常務董事之名，但銀行之事却從來不聞不問。這樣做別人求之不得。從此，他以更多的精力從事詩詞創作，鑒藏名畫墨寶，研究戲曲表演藝術。從此，他走上了探索藝術真諦的征途。

人生“三十而立”，無獨有偶，我岳父走上藝術之路歲正三十。他一生的藝術之路坎坷不平，塵劫伴隨他始終。儘管如此，可他從來未懊喪過，也從未回頭過。記得1979年夏，岳父偶患腹疾，在病榻上和我聊及張勳復辟事和他一生鑒藏書畫事時告誡我說：“人生在世，愛國是大事，決不能糊塗，小事滿可不必計較。”當時我並不真正明瞭其用意所在，所指為何。只是在往後的日子裏，漸聞我岳父一生中的所作所為，尤其是爲了保存書畫瑰寶的件件辛酸事，才逐漸明白當時岳父所謂“愛國是大事”的真正用意。

從1927年起，岳父開始收藏名畫墨迹，至1957年止，前後整整三十年，與名收藏家並列，且以知識豐富、獨具慧眼聞名中外，但內中一些辛酸磨難細事，鮮爲外界所知。茲當岳父逝世5周年、90周年誕辰之際，約略寫出他如何爲保護祖國文物奮鬥一生之事，一方面有助於年輕人瞭解我們的昨天，另一方面拜奠於恩師。

1941年，汪精衛手下師長丁雪山在上海駐扎，經常綁票，大發橫財。有一天，我岳父剛步出巷口，驀地被一幫強人持槍綁去，索價300萬（偽幣），不然“撕票”。這可哭壞了我岳母潘素，到處哀告，一時哪裏能籌集到這筆巨款？不久，土匪派人通知我岳母，說岳父連日絕食，已昏迷不醒，但求一見。得見時，岳父已憔悴不堪，岳母不免唏噓。可我岳父已將生命置之度外，却悄悄關照岳母：寧死魔窟，決不許變賣所藏古代書畫贖身。他對國之瑰寶之愛已超過了自己的生命。如是僵持了近8個月，土匪見敲詐無望，自動將贖身價降到了40萬。經過岳母多方奔波借貸，總算贖出了岳父。怪的是當我岳父堂

叔慕契先生去大中華旅館交錢給土匪代表時，警察局和租界的特務正陪着他們在打牌。這是什麼世界！

西晉陸機《平復帖》是我國留存至今的一件時代最早的墨寶。盧溝橋事變前一年，岳父在上海聞溥心畬所藏韓幹《照夜白圖》卷被滬估葉某買去。時宋哲元主政北平，岳父深恐該圖卷被轉手出境，急函宋氏，請止出境，但為時晚矣，已被葉某轉售英國。《平復帖》真迹，岳父在湖北賑災書畫展覽會曾見過，擔心重蹈《照夜白圖》覆轍，立倩閱古齋韓君往商於溥心畬，勿再使流出國外，並請讓。但溥開口要價 20 萬元，事未成。1937 年，葉遐庵舉辦上海文獻展覽會，岳父又挽張大千先生致意溥氏，願以 6 萬元求讓，心畬先生不肯，事又未成。至夏，盧溝橋事變起，岳父由滬抵京。臘月二十七日岳父從天津回京度歲，車遇傅沅叔先生，談及心畬先生遭母喪，經沅老說合，終以 4 萬元將《平復帖》讓出，岳父欣喜若狂，慶幸此寶未被商估轉手流出國外。1941 年秋，岳父携全家入秦。一路中，將國寶《平復帖》縫入衣被，雖經亂離跋涉，未嘗去身，可見用心之苦。

隋代展子虔《游春圖》是保留至今的我國年代最早的一幅畫迹。1946 年，故宮散失於東北之書畫陸續出現於市場。有識之士建議故宮收購，但由於種種人事關係，加之南京政府不肯撥專款，遂使不少名迹落入廠商之手。《游春圖》卷被琉璃廠玉池山房馬霽川收入。我岳父亟虞此等國寶又被商人轉手售出國外，立即走詢馬霽川，不意竟索價八百兩黃金。我岳父和于省吾先生轉告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先生收購，惜不應。後又聞馬要以兩萬餘美元售於外人，我岳父只好自告廠商留畫，並立倩墨寶齋馬寶山先生出面洽商。時岳父屢收宋元巨迹，手頭已十分拮据，只好忍痛將弓弦胡同原購李蓮英的一處占地 13 畝的房院出售，湊够 240 兩黃金（原議定 220 兩，馬借口金子成色不佳，又硬加了 20 兩）付於馬霽川，終將此件國寶保存了下來。不然此僅存之國珍，已不在國內矣！月餘後，南京政府張群來京，意欲出價四五百兩黃金入藏，遭我岳父婉言謝絕，張氏也只好悵然作罷。

解放軍包圍北平時，我岳父和鄧寶珊將軍、侯少白先生（傅作義高級顧問）為至交，三人在不同場合勸說傅作義將軍要保護首都文物，保護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傅對岳父的意見比較尊重。這些事，岳父從來不和我們小輩談及，後來還是從長輩口中知曉一二，從中更可想見他的人品與心胸。

1956年，我岳父出於赤誠的愛國心，與岳母共商，從30年蓄藏的書畫名迹中挑出8件精品無償捐贈給國家，以償宿願，收到文化部長沈雁冰的褒獎狀，內寫：“張伯駒、潘素先生將所藏晉陸機《平復帖》卷、唐杜牧《張好好詩》卷、宋范仲淹《道服贊》卷、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草書》卷等珍貴法書八件捐獻國家，化私為公，足資楷式，特予褒揚。部長沈雁冰。1956年7月。”我岳父認為這是平生最可欣慰的一件事，誰知1957年却換來了一頂“鐵冠”。20年後，岳父在大連棒槌島與劉海粟先生結鄰而居，閑談間海老問及岳父：“戴上右派帽子後有什麼感想？”岳父苦笑一陣，說出了肺腑之言：“先父任過直隸總督，又是第一批民族資本家，說我是資產階級，有些道理。但是我平生不會賺錢，全部積蓄，包括賣字的錢，都花在收藏上了。這些東西捐贈國家之後，我已成了沒有財產的教授，靠勞動吃飯。戴什麼帽子，我倒無所謂。一個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無關大局。但說我反黨，實在冤枉。而且擔心：老張獻出這麼多國寶，換了一頂‘鐵冠’，傳到海外，對黨的威信不利。本想見見周總理、陳總，一吐為快，後來飽受打擊歧視，見領導人已極難，我又不願為個人榮枯浪費他們時間，一拖就是4年。……1961年，去吉林離京前，陳公派車接我到中南海，問到生活、寫作、愛人作畫等方面有什麼困難，十分細緻。然後詢及去東北後的打算。我說可以教詩詞、書法和古畫鑒定。陳總說：‘這正是你們當行的事情。關於右派的事，有些想不通吧？’我老老實實地說：‘此事太出我意料，受些教育，未嘗不可，但總不能那樣超脫，做到無動於衷。在清醒的時候也能告誡自己：國家大，人多，個人受點委屈不僅難免，也算不了什麼，自己看古畫也有過差錯，為什麼不許別

人錯送我一頂帽子呢？……我只盼望祖國真正富強起來！’陳公說：‘你這樣說，我代表黨謝謝你了。你把一生所收藏的珍貴文物都獻給國家，怎麼會反黨呢……我通知你們單位，把結論改成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毛主席，擁護共產黨。’我們珍重道別，心裏暖烘烘的……”一席話，聽得海老默然。火辣辣的一顆愛國心隱於話間。岳父在我們面前常常言及陳毅元帥坦率懇切、平易近人的風儀。陳總不幸逝世後，岳父揮淚寫了對聯：

仗劍從雲，作干城，忠心不易，軍聲在淮海，遺愛在江南，萬
庶盡銜哀，回望大好山河，永離赤縣；

揮戈挽日，接尊俎，豪氣猶存，無愧於平生，有功於天下，九
原應含笑，佇看重新世界，遍樹紅旗！

挽聯充分表達了岳父對陳總的無限哀思，也吐露了對陳總為國為民的無限傾慕。兩顆愛國心，緊緊相扣。

小小短文，不可能道出岳父“藝苑真學人”的全部，只能約略寫出他熱愛祖國文物，保護祖國文物的一二事。

總 目

塵劫難移愛國志(代序)	樓宇棟	1
紅氈紀夢詩注		1
續洪憲紀事詩補注		89
叢碧詞定稿		135
叢碧詞話		361
素月樓聯語		387
春游瑣談		479
叢碧書畫錄		589
亂彈音韻輯要		627
附錄：張伯駒生平簡表	樓宇棟	677